

## 书评

## 以爱为舟奔赴民心之海

孙莉婷

一朵小海浪在大海里自由奔流，当它看到前方的伙伴一个个撞向海岸、瞬间消散时，它害怕极了，哭着问：“我也会这样消失，是吗？”这时，另一朵海浪轻轻告诉它：“傻孩子，不要怕。你不是一朵孤零零的浪花，你是大海的一部分啊。”

那一刻，我仿佛听见了莫里教授的声音，也听见了自己心底的回响。

我们每个人，都像那朵浪花。在努力工作的日夜里，奔波劳碌，加班加点，会疲惫，会焦虑，甚至会感到迷茫。

莫里教授说：“唯有与他人的连接，才能让我们超越渺小。”人之所以感到孤独，是因为把自己封闭得太久。唯有走出小我，与他人、与社会、与世界真诚连接，生命才会变得充盈、辽阔，有光芒。

那么，对于检察官来说，什么是大海？

我想，这大海，就是“民心”。

当我们说“我们办的不是案件，而是别人的人生”时，就是在把那朵叫“小我”的浪花，汇入叫作“人民”的大海。我们守护的，不只是法条，更是民心。让法治的阳光照进每一个角落，让公正的温度抵达每一个心灵，就是这朵浪花汇入大海后的使命。

在办案中，我常常想起莫里教授关于“连接”的教诲。每一起案件背

后，都站着一个人——他们属于属于自己的故事，有欢喜，也有伤痛。我们不能只看到卷宗里的证据，更要看到证据背后的人生。当我们愿意俯下身来，倾听当事人的声音，理解他们的处境，法律便不再是冰冷的条文，而成为有温度的守护。

这种“连接”，是一种更深刻的力量。它让我们在认定事实时更加审慎，在适用法律时更加精准，在面对复杂时更加坚定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每一次判断，都是在回应人民的期待；每一次坚守，都是在书写法治的信仰。

而作为一名女性检察官，这朵浪花又有另一重含义。我记得有一次加班到深夜，回到家时，孩子已经睡着了，小手里还紧紧攥着我留给她的纸条。那一刻，我没有觉得委屈，反而感到一种深深的踏实。因为我知道，我所做的每一分努力，不仅是在守护别人的孩子、别人的父母，也是在用行动告诉我的孩子，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担当。

莫里教授说：“生命的意义，在于你如何去爱，以及你如何去付出爱。”在检察工作中，爱不是柔弱的代名词，而是一种坚定的选择。选择在真相面前不退缩，选择在困难面前不低头，选择在风雨中坚守初心。这份爱，让我们在平凡中依然温柔，在负重中依然前行。

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：生命是什

么？生命为何珍贵？

这本书给出的答案是：生命的长度，是海的广度；生命的价值，是爱的深度。我们不必恐惧那最终撞向海岸的时刻，因为我们从未真正消失。当我们把初心融入使命，把个人融入时代，把青春融入祖国的法治进程——我们便是那奔腾不息的浪花，也是那片辽阔永恒的星辰大海。

在《检察日报》绿海周刊，我常常读到同行们对职业的思考、对生命的感悟。这片“绿海”，恰如我们心中的那片大海，汇聚着无数检察官的思考与情怀。每一篇文章，都是一朵浪花；每一次分享，都是一次归海。

我想，莫里教授之所以能在生命的尽头依然从容，是因为他早已明白：我们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，而是彼此连接的存在。正如那朵小海浪，它从未真正消失，因为它本就是大海的一部分。

作为一名检察官，我愿做那朵汇入大海的浪花。在每一份卷宗里看见人生，在每一次出庭中坚守正义，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，用行动诠释：我们办的不只是案件，更是别人的人生；我们守护的不只是法律，更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愿我们都能不负时代、不负人民、不负那个奔腾的自己。在法治的星河里，成为那朵勇敢的浪花，奔涌向前，归海无惧。

## 非虚构作品展

## 香河肉饼

王渊

“哈家有奇饼，老妮技艺新。此店一餐毕，忘却天下珍。”这首民间相传是乾隆皇帝当年品尝香河肉饼后留下的诗句，如今仍在河北省香河县的大街小巷流传着。在县城里，大大小小的肉饼店不下两百家，烙饼的热油“滋滋”响着，浓郁的肉香能飘出半条街。其中，我总爱去离家婆婆家不远的大张肉饼店，倒不是跟店家多熟络，而是每次去，总能欣赏到店主张井林行云流水般的做饼过程，他那揉面、擀饼、抛铛的模样，藏着旁人没有的讲究。

说起香河肉饼，很多老北京人习惯叫它“京东肉饼”，只因香河地处北京东边。这道美食的渊源能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突厥饼。突厥是游牧民族，牛羊肉丰足而面食稀缺，招待客人时，便将牛羊肉剁成馅，裹进薄面皮烙成饼，既显热情，味道也远胜平日简单的烤、煮等吃法。后来，这门做饼技艺传到回民地区，一位哈姓回民移居香河后开起肉饼店，这门手艺便被带到了这片土地。如今，“哈家肉饼”早已发展成家喻户晓的“香河肉饼”，还于2019年入选河北省第一批“燕赵老字号”保护名录，其制作技艺更被列入廊坊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张井林正是这门非遗技艺的传承人之一。

张井林60多岁，人瘦削，眼却亮，见人总笑眯眯的，说话慢声细语、不慌不忙。每天清晨，他总会穿上洁白的厨师服，准时站在操作台前开启一天的工作。他的厨师帽挺括，衣服上连点儿面粉星星都寻不着，你真无法想象，他是个整日与面粉、肉馅、热油打交道的人。

店里食客都说，张井林做饼的动作和旁人不一样。为了省劲、出活儿又好看，他特意参考民族舞蹈的动作，给和面、调馅、擀饼、烙制等环节设计了一套连贯的动作：揉面时手腕带点儿轻转，擀饼时擀面杖贴着面团走得匀，就连往饼铛上刷油，刷子都要轻轻晃一下，不僵不硬，透着股子顺滑劲儿。当然，这可不是刻意模仿作秀，而是老匠人日复一日琢磨“怎么把活儿干得更好”的良苦用心，没辙想，久而久之，竟揉出了独有的韵味。

香河肉饼跟其他地方的饼相比，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皮薄如纸、肉厚无筋、油而不腻、润而不柴的实在劲儿。一张直径一尺半的大饼，只用一斤面粉，却要包住二斤肉馅，面少肉多，这才是香河肉饼的灵魂！

做饼的第一步，都要按着祖辈传下来的规矩来，半点不能含糊。第一步和面，水温要不冷不热，和面时力道要匀、不急不缓，既得让面团“听话”，擀的时候得心应手，又要保证擀出的皮儿薄如纸且富有弹性，不然怎能裹住二斤肉馅的分量呢？“面得醒够30分钟，让面筋歇透了，擀的时候才不容易破。”说话间，张井林已拿起刀具开始剁肉馅。

剁肉馅也有讲究。先拿刀背将肉拍松，再用刀口细细剁，这样既能剁出肉馅的绵密，又能留着点肉粒儿，“吃着有嚼头，才叫吃肉饼”。剁好的肉馅里，只放大葱，别的蔬菜一概不加，“加了就抢了肉的鲜气，坏了老祖宗定下的味儿”。随后再撒上祖传的香料，淋上两勺现榨的香油，顺着同一个方向搅拌均匀，直到香油完全融入肉泥，那股浓郁的鲜香味儿，隔着老远都能听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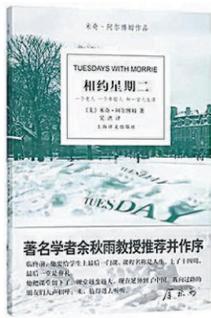
醒好的面团稀软稀软的，我正

琢磨着拿起准沾一手面，就见张井林抓了把干面粉，潇洒地抛撒在案板上，但是没全撒出去，手里留了小平把。“撒面别太急，手里留点儿，揉的时候面就不跟手较劲儿了。”他一边说着一边揪下一块面，娴熟地将面团揉成球，轻轻一拍便成了厚饼，再舀一勺沉甸甸的肉馅放在面饼中间。那肉馅多得都快溢出来了，我都替他捏把汗，这面饼能裹得住肉馅吗？只见他双手托着面饼轻轻往中间一拢，便拢成个开口的面球，再往上轻轻一抛，就这么像弹簧球一样在手掌里上下垫着，面皮便悄悄裹住了肉馅，仿佛早有默契。

最见功夫的是擀饼。只见张井林捏着擀面杖的一头，另一头在厚面饼上轻轻压，手腕一转，面饼就往外扩一圈，再转，再扩，没几下，厚面饼就成了一张直径一尺半的大薄圆饼，薄得像一张半透明的纸，连肉馅的纹路都能瞧见，却半点不破。他迅速用擀面杖挑起饼，往一米开外的热铛里一抛——“呼”的一下，大圆饼像片轻云似的飘过去，不偏不倚落在铛里，围观的食客都低低“呀”了一声，张井林却没抬头，伸手拿过毛刷，蘸点儿油轻轻扫在饼上。

不多时，饼边便染上了金黄，泛着油亮的光。张井林手腕一翻，饼“啪”地翻身贴在铛上，再扫层油，来回翻三次，饼面上就举开了金黄的“花”。偌大的肉饼在热铛里转着、翻着，竟没有一处露馅。最后，他用长柄铲将肉饼挑出，切角码盘上桌，热气裹着肉香直往人鼻子里钻。夹起一角儿，咬上一口，外皮软韧，肉馅温热鲜香，一口便让人记在心底。

抬眼再看张井林，已经开始做下一张饼了，动作是那样行云流水。晨光落在热铛上，落在他洁白的厨师服上，也落在每位食客的记忆里。其实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，不是纸面上的文字，它就藏在这烟火气里，藏在“温水蘸面、薄皮裹厚馅儿”的巧手里，藏在老匠人琢磨着“把活儿干得更顺、更好”的心思里，藏在一口让人记挂的老味道里。一代又一代匠人，揉着、擀着、烙着，就把这门手艺的根留住了。



《相约星期二》

如果有人问，生命是什么？我或许会迟疑。是一团火？是一段旅程？还是一场不停歇的风？直到我翻开《相约星期二》这本书，才在莫里教授那温柔而坚定的目光中，找到了答案。

《相约星期二》是美国作家米奇·阿尔博姆的真实记录，讲述了他与昔日恩师莫里·施瓦茨教授在教授生命最后十四周日的对话。莫里教授罹患渐冻症，身体日渐衰弱，却用最后的时光，为世人上了十四堂关于爱、工作、家庭、衰老、死亡的人生课程。书中没有宏大的说教，只有一位老人对生命最深情的凝视。

其中有一个小故事，像一粒种子，悄然落进我心里——

## 散记

## 检察诗人作品展

## 春之游

(外一首)

曹小航

睡在水上  
我不知深浅  
坐在湖的一汪梦里  
看荷的枯茎划出高低的音符

可以想象  
我们秋天无垠的盛开  
春事都藏在摸不透的水里  
风吹 鱼儿欢动

白鹤悠悠  
啁啾咕咕绕着水庄飞落  
海上的梅花开了  
你骑着马儿去教一数

梅花谢了  
几朵入画即可  
把你的相思如云  
把桃花吹出一片绯红

## 春之雨

一雨江南  
梦里水乡  
海棠晓月过残昼  
我为谁浅唱

听雨  
水畔鸟梳妆  
落红情错  
却莺飞草长

## 春的希冀

(外一首)

蒋瑞杰

历经长长的冬季  
终于又一次相遇  
久违了——  
漫山遍野的新绿  
这是春的寄语  
也是春的心意  
以生机勃勃的气势  
摇曳在柔美的风里  
犹如浩荡的旗帜  
引领一望无际的希冀……

## 海之夜

夜色朦胧  
遮不住海的眼睛  
那汹涌的波涛  
在不停地眨动  
如此专注  
如此深情  
守望万家灯火  
守望一方安宁  
海之夜哟——  
又是一帘幽梦……

在我的办公桌上，常摆着两样东西：左手边是待校对的文稿，右手边是玻璃杯里氤氲着热气的平阳黄汤。

有人问：“咖啡多提神，怎么偏喝茶？”我通常只是笑笑。可心里知道，这杯茶里，装的不仅是茶水，还有故乡的山雾晨露，和一种急不来的工作哲学。

我的老家在浙江平阳的朝阳山，那个后来被称为“中国黄茶之乡”的地方。我们新联村，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“中国黄汤第一村”。每到采茶时节，天刚蒙蒙亮，茶农们就背着茶篓出门了，傍晚回来时，人人一身青气，手指尖染着洗不掉的茶绿。

那时候，母亲在村里的茶叶车间为收工回来的茶农记账、结算工钱。茶农们领到钱后笑着道谢，母亲的眼里亦满是笑意。车间里，父亲和叔叔正忙着制茶。鲜叶摊在地上，要经过摊青、杀青、揉捻，一步都不能马虎。叔叔的手在热锅里翻飞，茶叶在他掌心下变得柔软，满屋子都是那种清冽的香味。最奇特的是“九闷九烘”，茶叶闷了又闷，烘了又烘，前后九道工序，足足72小时。我问叔叔，干吗这么费事？直接炒干了不就行了。叔叔也不抬：“急不得。好茶是‘闷’出来的。闷透了，味儿才醇。”

后来，我读书、工作、扎根异乡，朝阳山也一年年变了样。叔叔成了一级制茶师、二级评茶技师，平阳黄汤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。每次回去，他都拉着我喝茶，问我味道怎么样。可我总是来去匆匆，坐不



茶园小径 李昊天/摄

住。但是叔叔的话，我记了很多年。直到进入检察院从事宣传工作，才慢慢咂摸出其中的滋味。

那天，我坐在办公桌前，对着一篇稿子发愁。稿子写的是一起盗伐林木案，检察官为了异地补植复绿，在一片火烧迹地上奔波了大半年。我跟进的素材也攒了一大堆：现场照片、办案日志……可初稿写成时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——事实都在，缺少温度。

泡一杯黄汤，歇一歇吧。我就那么静静地坐着，看茶叶在玻璃杯里慢慢舒展，汤色一点点变成杏黄。看着

看着，又想起叔叔常说的那句“闷透了，味儿才醇”。于是重新翻出笔记本，一条一条看那些当初觉得没用的边角料。检察官那句：“我老家也有这种林子，小时候经常去玩。”当时没在意，此刻再看，心里却动了一下。

重写时，我把这份念想放了进去。稿子发出来后，一位同行发来消息：“有‘人味’，看得眼暖热了。”我想，他看中的，大概不只是检察官对那片林子的守护，还有每个人心里都有的那个“老家”。

从那之后，我更加明白，宣传人的日常，没有什么惊心动魄，更多的是在文字里“闷黄”。一线采访，素材是散的，故事是乱的，亮点是模糊的，就像刚采下的青叶，带着生涩和毛刺。急不得，也快不得。你得给它时间，让它“闷”着，闷着闷着，那些原本不起眼的东西，慢慢就有了味道。

当然，办公室也不全是茶香。隔壁的小林是坚定的“咖啡党”，每天早上必定为自己手冲一杯，焦香能飘过整条走廊。每次有急活，她端起杯子就往电脑前一坐，那架势就像战士上战场。我想，茶与咖啡，就像检察工作的两面，有冲锋在前的办案部门，也有守在幕后的综合岗位。杯子里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端起杯子的人，心里装着什么。

喝茶还是喝咖啡？如果你问我，我会说：喝茶。因为这杯茶里，有我的来处。我，选择做那个要慢慢等、慢慢闷的自己。

## 家乡的三座故居

周云龙

民居，砖木结构，穿堂三进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那面“寿”字花墙。戈公振是著名爱国新闻工作者、中国新闻史研究开拓者。故居内陈列着《中国报学史》的原始手稿，泛黄的纸页上，字迹清晰可辨，还承载着岁月的厚重与温度。故居内珍藏着戈公振与孙中山、蔡元培两位先辈的往来书信，这些书信不仅见证了他与时代先驱的交流共鸣，更清晰印证着他以笔为刃、开拓新闻救国之路的初心。

黄逸峰故居的逸峰园内有一座流芳亭，亭中矗立着他的青铜像，铜像静静地凝望着故居的“将军门”，仿佛仍在诉说着他对家乡的眷恋。园内的玻璃陈列柜中，整齐摆放着革命传单与铁路建设蓝图，革命传单见证了他青年时期的热血与担当，铁路建设蓝图则记录了他晚年主持铁路建设的实干与坚守。

在周巍峙王昆艺术馆内，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的激昂旋律从未停歇，每每听到，总会心生振奋。周巍峙的抗日救亡歌曲手稿与《中国民族

民间文艺集成志书》并肩而立，生动展现了他对家国的赤诚、对民族文脉的坚守，以及作为艺术家的责任与担当。

这些先辈的名字或许并不广为人知，人们常常需要借助搜索引擎，才能了解他们一生的传奇。但在小城人眼里，他们是“全城的骄傲”：戈公振在这里埋下新闻理想的种子，深耕报业、著书立说，最终长成中国新闻史学的参天大树；黄逸峰带着少年的闯劲走出城门，在时代浪潮中，刻下革命与建设的深刻印记；周巍峙把老家的乡音融进旋律，与爱人王昆携手同行，用歌声编织民族文化的根脉，让带着泥土气息的艺术作品在时代舞台上“声声不息”。

故居，是故事的忠实载体。不同的故居，承载着不同的时代味道。戈公振故居，萦绕着“纸墨春秋味”，报纸的铅字在时光里沉淀，从《时报》的校样到新闻教育的讲台，他用一支笔开辟时代迷雾，并告诉众生：清醒的思考比盲目的喧嚣更有力量。黄逸峰故居，浸润着“肝胆家国

味”，学生运动的呐喊与铁路延伸的轨道重叠，从救亡图存的街头到建设祖国的工地，他用一生证明：实干的担当比空洞的口号更有分量。周巍峙王昆艺术馆，流淌着“弦歌岁月味”，抗日歌曲的激昂与民间小调的温润相融，从《大家一条心》的呐喊到《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》的编纂，他用旋律记录民族心灵，让这座城市的后人明白：文化的传承比一时的浮华更能长久。

在了解三人生平的过程中，我惊讶地发现，他们的成长轨迹，都绕不开上海。戈公振1913年南下上海时，带着东台人的踏实从学徒做起，在《时报》的字里行间深耕求索，把笔墨墨世的凤骨铺展在更为广阔的时代版面之上；黄逸峰1924年赴沪求学，在复旦大学的课堂与街头运动中淬炼初心，后来主持上海铁路局工作时，更将肝胆报国的坚韧品格融入城市发展脉络；周巍峙1930年经“二舅”戈公振引荐进入《申报》，找到自己的艺术方向，让弦歌的温暖在黄浦江畔生根……上海的开放包容，

滋养了他们的成长，而他们也把家乡的精神底色，悄然镌刻进近代中国的文化与革命长卷之中。

这种跨越江海的联结，蕴藏着近代中国的发展密码。东台虽为县城，却因交通便捷与上海紧密相连。更有戈公振这样的先行者，为同乡后辈架起桥梁，让“走出去”的脚步愈发坚实。他们带着家乡的文脉走出小城，在上海的熔炉里让这份乡土特质愈发醇厚，最终又将成长的养分反哺故土。这，便是开放带来的文化生长。

今天的家乡小城，三座故居早已超越纪念功能，成为文化交流的纽带；上海的游客来此追寻先辈的足迹，东台的青年从这里汲取闯世界的勇气。时光会老，街巷会变，拆迁的尘土或许会掩埋更多旧影，但故居的灯光永远亮在那里——它照见的岂止是泛黄的手稿、沉默的铜像？从三座故居前匆匆走过的某个身影，会不会是下一个带着家乡味道走向远方的人？我想，故居的门，永远为两种人敞开：回望来路的游子，即将启程的少年。